

电影之城 每一帧都是生活



第27届上海国际电影节

《哪吒2》之后 我们该往哪儿使劲

金爵开幕论坛为中国电影号脉开方

据悉,《哪吒2》将带来 GDP 增量超过 2000 亿元。这是昨天举行的金爵开幕论坛上,光线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王长田带来的数据。原来,《哪吒2》的衍生品收入已远超其近 154 亿元的超高票房,“几百亿元的销售额在此刻已经实现了。”王长田透露。

在中国电影诞生 120 周年之际,在电影市场化改革 20 多年以后,出现《哪吒2》这样一部在口碑、票房、产业链延伸以及海外发行等各方面都集大成的作品,似乎是大家追求的目标。但连王长田都直言,“这是一个个例,很难推广、借鉴”。中国电影该如何在新征程上继续前行?

“我们作为创作者,要深刻理解,这一代观众他们是看着视频成长起来的,他们是在网络上,在游戏中,在所有的多媒体的刺激下成长起来的,所以他们对于视听的要求非常高,对于类型叙事的要求也会非常高,传统的叙事模式,他们早就厌烦了,看着就睡着了。”如此挑战,导演文晏并不畏惧,“但我觉得挑战恰恰是创作者的营养和机遇。把自己和观众放在一起,站在一起,一起创作,一起面对这个世界,捕捉到

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祉希还谈到行业的一个现实问题:“当年做《煎饼侠》,1200 万元拍一个电影,现在 1.2 个亿好像都拍不了一个电影。”对此,王长田也深有同感:“这几年一个非常大的问题,就是电影的成本上升得太快,而我们的市场没有能力去消化这些成本。所以必须改革电影的生产机制,从制片的环节开始,比如资金的分配比例,该往哪些方面倾斜,又在哪些方面要减少,这些都要作出调整。”

中国电影要节流,更得开源。“要重新去定位电影在产业链中的功能,降低电影票房在整个电影公司收入中的比例。”王长田以《哪吒2》为例说,“要重新认识电影作为一个 IP 龙头的地位,它开启一个 IP 的宝库,作为带动 IP 列车的火车头,我们降低票房依赖,提高衍生品的收入比例。”虽然因为在授权以及合作经营方面经验仍不够丰富,《哪吒2》目前让其衍生品的开发商、生产商、销售商,赚得了更大的市场红利,但

这个世界的脉搏,这个才是我们现在应该做的。”

导演、编剧董润年以自己拍摄《年会不能停!》的经验附议道:“我父亲是一个工人,我身边朋友很多都是各种企业里面的打工人,做一些很实实在在的工作,所以我很了解他们。在创作电影的过程中,包括采访中,我就站在他们中间,站在他们的角度来表现生活和他们所关心的事情,最后电影上映的时候,也能获得这一部分观众

的支持,因为你是站在他们中间讲这个故事的。”他强调说,自己琢磨的,“不是我面对什么观众,而是我站在哪些观众中间。”

青年导演魏书钧说,创作者要忠于自己,更要敞开怀抱,“创作者不能停留在自我享受的一个闭环里面,因为最后这个片子要链接到观众,链接到市场。”当然,选题也要有一定的预言性,“而不是今天时髦什么,我们做什么。老板投资,你拍摄,那么最后剪完上映时,这个话题已经过去了。”

链接市场

降低成本

大麦娱乐总裁李捷也说要做好电影的性价比:“更加强调中小成本,好故事驱动,而不是依靠大的特效,或者大的制景成本、名气大的演员支撑一个没有那么好的故事。”他还提出了非常现实的解决方案,“目前国内有 10 个可供虚拟拍摄的棚,虚拟拍摄可以减少换景、制景的成本,我想用新的技术来解决今天成本的问题可能是一个方向。”

导演、编剧、监制黄建新除了看好 AI

技术在降低成本上的功效,他还提醒行业,动画电影的天花板还可以更高,“今年上半年中国电影票房 280 亿元,190 亿元来源于动画片,《哪吒2》的成功虽然复刻不易,但从邻国日本来看,基本上动画电影的票房维持在总票房的 57%—67%,动画片对电影产业收入占比始终比真人电影高得多。”

重视周边

无论如何,光线传媒是其中最大的受益者,“据不完全统计,我们授权的正版产品,销量最高的一个门类将带来上百亿元的营收,我估计《哪吒2》衍生品的最终销售额很可能过千亿元。”

手握“孙悟空”“葫芦娃”“黑猫警长”“阿凡提”等大 IP 的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、董事长王隽说:“IP 的运营和电影票房以外的周边产品和内容,以及新兴的由电影本体内容研发而来的包括 VR、XR 在内的

一些互动式的影片,可能是未来的趋势和方向。作为企业,我们需要在这个赛道上布局、铺设。”

本报记者
孙佳音

制图 邵晓艳

金爵奖主竞赛单元入围影片《比如父子》昨首映

科幻只是外壳 情感才是内核

邹桥刚结束高考,就得知父亲突然过世的消息,葬礼上无法说出口的悼词成为他一生的遗憾。十年后,邹桥在虚拟现实重建父亲,回忆如潮涌动,他记起年少时与父亲的秘密约定。

昨天,《比如父子》作为金爵奖主竞赛单元首部亮相的华语影片,在父亲节完成了世界首映。这个故事正是来自导演仇晟的真实经历,15 岁那年,他刚结束中考,突然接到父亲过世的消息。“我被带到殡仪馆,家人塞给我一张悼词。这份悼词对我来说过于沉重,我上台念了一句后便泣不成声,家人替我念完了悼词。”20 年后,他选择用科幻电影说出未完的爱,“《生命之歌》(四年前曾获金爵奖最佳真人短片奖)用钢琴曲表达基因信息,《比如父子》用一副眼镜表达父子间的隔空对望,我希望以轻盈的方式创作科幻电影,诠释中式情感。”

导演仇晟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,研究方向为神经科学,研究生就读于香港浸会大学电影制作专业。从《生命之歌》以钢琴曲串联基因密码的“姐弟情”,

到《比如父子》通过 AI 技术再现逝者的“父子情”,他的创作始终结合了诗意的艺术化表达和对科技的严肃思考。看过影片,一方面能感受它在影像表达上的大胆,在色彩上导演采用红色和蓝色分别象征父亲和儿子,两种颜色在三段故事里不停地碰撞、纠缠,并融合在一起,它如同一场流动的梦,同时又很反叛,交织着各种色彩;另一方面,正如导演仇晟所言,他只是在用不一样的方式去创作科幻电影。《比如父子》没有局限于飞船、火箭等硬科幻元素,而是借由人工智能技术创造的这个“AI 拳手”,通过数字重构实现儿子与亡父的跨时空对话。

演员宋洋在片中饰演父亲邹建堂,他说自己作为一个儿子,特别能理解父辈为何如此羞于表达自己的情感,“他们觉得表达情感是一种脆弱的体现,他们像一座沉默的大山,矗立在那里一动不动,那时候的父亲就是这样的状态。但爱在他们心里是无限大的。”而年轻演员孙宁对这样的父子关系也特别有感触,“一个 17 岁的少年在最敏感的时候失去了父亲,如同一座大山在你最脆弱

的时候倒塌了,你不知道他去哪了,他有可能就消失了,然后一直在水面上漂流。”所幸,片中的父亲被复活成“AI 拳手”,拳台成了父子隔空对话的舞台,拳击则成了父子关系的隐喻。在第一次拿到剧本时,孙宁就被一场 AI 拳赛吸引了。“我看到文本就被‘击中’了,这种感觉特别美妙。影片在某种程度上要把特别的情感释放出来,它既沉重又轻盈,像山又像水。”

“这是一部非常有野心的作品,但讲述的又是朴素的情感。”电影的摄影指导张嘉昊这样理解导演,也帮助他一起完成了释放。《比如父子》全程在杭州拍摄,南国潮湿乃至迷幻寂寥的氛围萦绕始终,这或许是因为导演大量运用了水的意象化表达,包括雨水、汗水、泪水以及运河等场景。“我印象中的父亲是非常暴力的,但他在水里游泳时是优美的,他像一条鱼一样,没有任何攻击性。”仇晟回忆说,“他在地是个‘暴君’,在水里是个好人,所以我把那么多水放进片中,就是想把他父亲化在水里。”

本报记者 孙佳音



“影”
响新生活



扫码看视频